

仍有中華民國軍籍的 一百零一歲空軍上尉

·莊秉漢·

朱安琪是出生於美國加州奧克蘭市第二代華僑，他十七歲那年，在兵燹烽起的抗戰之秋，與一批來自美國的華裔青年，為中華民國興亡而深感憂心，他們懷抱滿腔熱血，不辭萬里奔赴回國，投身救亡圖存行列，朱安琪克服語言隔閡，極力適應生活環境，並專注投入飛行訓練，從空軍官校十一期畢業，在保衛國家領空的作戰中，奮翅投效空戰沙場，締造鐵翼鷹揚、忠勇報國的英雄事蹟。

朱安琪的父親朱忠存先生，是廣東臺山人，朱父在北京大學畢業後，決定接受美國舊金山漢福德市（Hanford）中華學校的邀請，擔任該校首任校長，負責華文教育興學工作，自此他的父親遠渡重洋，來到美國異鄉，並落地生根在舊金山組織家庭，在民國十二年生下長子朱安琪。

在那個年代，僑居美國他鄉工作的華人，從未遺忘自己的根源中華民國，朱父經常提醒：「不論出生在哪裡，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不能忘本」，朱安琪小時候，每天除了接受美

式正規教育外，還會額外上三小時中文課程，他八歲那年，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噩耗傳至舊金山，父親帶上他跟著許多旅居美國華僑一起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日本侵略惡行，並號召募資捐款，援助中華民國抵禦外侮，朱父以具體行動讓年輕的朱安琪知道，雖然他們僑居美國，但是海外遊子仍然心懷故鄉，更有責任去解救國家危難。

舊金山有一所中華航空學校，是旅美華僑為了響應國父孫中山先生「航空救國」的理念所成立，目的是培育僑界航空青年人才，以利有朝一日返國效命中華民國，中央航空委員會還特別派遣林文奎中尉

赴美指導，朱安琪的父親被延攬擔任該校教務長，朱父不僅負責航空學校的招生和內外事務，還身體力行參加航空班學習，他以五十小時飛行時數

，成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當時九歲的朱安琪被帶到機場觀摩，看著父親駕駛教練機翱翔天際，凌雲飛行的志向，也油然而生。

在父親的鼓勵下，朱安琪在十六歲那年，決定報考中華航空學校第三期，由於入學資格規定參加人員須年滿十八歲，但當時日寇侵犯，國難當前，為盼早日返國參戰，在父母首肯下，朱安琪在填寫報名表單時，把個人年紀提高兩歲，並從報名的華僑青年中脫穎而出，考取舊金山中華航空學校，正式接受飛行訓練，當時抗戰才進入第二年，每位受訓學員都和朱安琪一樣，內心懷抱滿腔熱血，渴望結訓後，返國加入抗戰救國宏願，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朱安琪年輕時期戎裝英姿【照片由作者提供】。

第三期二十八位接受初級飛行訓練的學員裡面，共有包含朱安琪在內等十六人畢業合格，他們相繼搭船不辭千里請纓回國，不過朱安琪本身還差一個多月就能高中畢業，所以只能暫時留在美國。

朱安琪說過：「父親是一位非常愛國的人，我身為長子受到父親非常大的期許和影響」，剛完成高中學業，他才十七歲就毫不猶豫告訴父母，要即刻回到祖國，因為中華民國極缺空軍人力，母親余文芝女士聽了當場掉下眼淚，畢竟朱安琪是余女士懷胎十月的心頭肉，回國參與空戰有很大



美國舊金山僑胞熱烈募款，全力資助朱安琪回國，並進入空軍官校成為抗戰飛行員【照片取自軍聞社】。

的風險，不一定保證能活著再回來，朱安琪則安慰母親道：「如果犧牲我們這一輩，能換取下一代國家的和平，我願義無反顧地回國參戰。」

舊金山僑界知道朱安琪要回國參戰，紛紛主動幫他籌措資金，準備購買遠洋輪的船票和泛美航空公司的機票費用，當年一張單程飛機票，要花費一千多美金，換算成現在的幣值超過二萬美金，那時華僑每月工資平均僅有四、五十美元，儘管收入微薄，但是僑胞身在海外，卻仍心繫中華民國的安危，只要有華裔青年立志投身國軍，僑界都積極籌募資金，慷慨捐輸幫助華人青年返國，共赴國難，朱安琪就在僑胞協助下，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中旬告別父母，踏上返國征途，他心裡明白，此次離開美國參加抗戰，恐怕是九死一生，雙親縱有萬分不捨與難過，他早已不敢奢想要活著回美國，他堅信只要毫不畏懼，即便犧牲自己給日寇一次沉重打擊，將來父母親永遠會以他為榮。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底，朱安琪和二十七位相同從美國回來參軍的飛行員們來到雲南昆明——當時空軍官校位址接受飛行訓練，這群美國華僑青年靠著父執輩資助或僑胞的捐輸，才能離家萬里，跋山涉水來到從未踏足的中華民國領土，他們對祖國都相當陌生，當他們看見校內精神堡壘的大字：「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讓這一群身在美國長大，而尚未接觸戰火洗禮的孩子來說，可謂相當震撼。

當然，原先他們可以在國外繼續過著安逸生活，但身為海外華僑青年，心中卻不願眼睜睜看著祖國面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根據資料統計，抗戰期間至少有多達二百多位像朱安琪一樣的華裔菁英，滿腔熱血投入守護國家領空行列，當中有很多人都是美國僑界先後創辦八所航空學校培育而出的初階飛行員，陳納德將軍的第十四航空隊成員，除了華裔飛行員服役，還有通訊、醫療、汽車、運輸、後勤等海外歸國華僑，合計有一千多位技勤人員，他們前仆後繼奔向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戰場。

中央航空委員會對這群遠渡重洋的華裔青年寄予厚望，朱安琪和十五位學員，在教官帶飛考核下順利通過

，正式編入空軍官校第十一期，另有五人經驗不足進入第十二期，其餘七人未能錄取，只能黯然返回美國。因美國華裔青年的成長背景各自不同，朱安琪自小雖也實施中文教育，但都是使用廣東話，國語一句也聽不懂，多數學員英語說得比國語好，導致語言多了一些隔閡，生活環境也不容易適應，加上飛行課業繁重及訓練嚴格，朱安琪回憶起官校點滴，箇中辛苦不言而喻，但是大夥咬著牙，相互砥礪，通過一道道學習難關，經過一年多的密集訓練，民國三十年二月十日朱安琪從驅逐組畢業，那年他十九歲，成為我國最年輕空軍飛行員。

抗戰初期，我國空軍沒有自製生產能力，只能使用數量有限的飛機，與日本優勢戰機鏖戰，卻能創造「八一四」大捷與數場空戰勝績，但是我戰機耗損不及補充，空軍一度陷入無機可飛的窘境，朱安琪與同時期的飛行員們，沒有飛機可供作戰，只能先至四川成都見習半年，幸好當時蘇聯以貸款方式，提供我國飛機補充裝備，航委會指派朱安琪、張松仰與梁松寧等人到新疆接收T-16型機，蘇製驅逐機和我空軍原先使用的機型不同，我國飛行員必須留在新疆伊寧，先期接受換裝飛行訓練。隔年秋天朱安琪

獲編進入第五大隊第二十九中隊，準備大展身手正式上陣殺敵。

第一次奉令駕駛T-16驅逐機出任務那天，朱安琪熱血澎湃，真切感受國家賦予他肩上的重擔。想起當初舊金山僑界慷慨捐款，幫歸國華僑購買昂貴船票與機票，這些捐款多數來自洗碗工、洗衣工或社會底層勞工，依靠他們捐獻一點一滴辛苦賺來的工資，才能代替無數想念家鄉的華僑，用不同的方式為國家一盡綿薄之力。朱安琪對著自己立誓，唯有一飛衝天，竭盡心力地戰鬥雲霄，方能不辜負父親對他救國的期望。

第一次正式作戰，朱安琪操控戰機駕駛桿，他勇敢穿過雲層，主動打擊日軍地面部隊，經確定敵人陣地已成一片火海，朱安琪激動的眼眶一紅，淚水忍在眼眶中打轉——他終於實現初衷，成為一名作戰飛行員，並參與抗戰打了一場大勝仗，也替太平洋東岸的僑胞們爭了一口氣。

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中華民國與美國空軍進入並肩作戰時期，我國獲得美製飛機和美式教育訓練，一架又一架的新式飛機，從印度飛越駝峰航線運抵昆明，朱安琪和年輕的一批優秀飛行軍官，被選派接收P-51型機，他調至重慶白市驛的第四大隊第

二十三中隊，遙想「空軍戰神」高志航曾任第四大隊的大隊長，單位素有「以少勝多、以寡敵眾」的光榮傳統，朱安琪以身為第四大隊隊員深感榮耀，他永遠記得第一次接手P-51型飛機時，他僅僅熟飛三個小時，就參加中原會戰支援任務，民國三十三年夏天某日清晨，他從西安起飛，前往洛陽轟炸日軍基地，以牽制日軍航空兵力，確保盟國在太平洋作戰順利，為了增加彈藥攜行量，朱安琪座機只能加油到低門檻油量（足夠往返航程，無法進行空中纏鬥或戰術迂迴動作），減輕飛機航程負擔，致使每趟支援任務都分秒必爭，不容半點閃失。

有一次，朱安琪的戰機低空掠過日軍佔領區，不幸被敵人地面砲火擊中，機艙內頓時煙霧彌漫、碎片亂飛，幸好P-51後座是鋼板，他駕機沉著應對，緊急飛往陝西安康迫降，事後發現機身多處彈孔，驚險地與死神擦肩而過，但許多隊友就沒有他那麼幸運，整個抗戰全程，他多次目睹戰友起飛升空，歸來時竟成永訣。

民國三十四年初，朱安琪所在的第四大隊，再次換裝當時最先進的P-51野馬式戰鬥機，已晉升為第二十三中隊分隊長的他，在五月三十日那天，奉命到南京出任務，十二架P-51

軍容壯盛的從湖北恩施出發，鐵翼鷹群長途奔襲南京日軍占領區，在八千呎高空搜索，途中發現四架日機升空，此時作戰態勢早已翻轉，日軍已是強弩之末，根本無力還擊，我國飛行員駕駛野馬式戰機俯衝而下，悉數殲滅敵機，凱旋而歸，朱安琪內心無比振奮，他知道抗戰勝利即將到來，果然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朱安琪抗戰時期執行了多達七十七次任務，參加過常德會戰、中原會戰、衡陽保衛戰、豫西鄂北會戰與湘西戰役等重要戰事，在轟炸和掃射地面日軍的戰鬥中，他每每衝命疾馳、出夷入險，幾度任務歸來，飛機總是彈痕累累，他曾經說過：「算橋畢業上戰場，學員的生命便開始倒數計時，能活過六十天就算長壽，犧牲時平均年齡不到二十五歲，我們的空軍英雄們早已將生死置之於度外了」。

民國三十六年中共全面叛亂，第二十三中隊分隊長朱安琪奉命戡亂，他在一次支援石家莊守軍戰鬥中，不幸遭共軍高射炮擊中，雖平安迫降卻遭到共軍俘虜，當共軍得知朱安琪是美國華僑飛行員時十分訝異，企圖網羅他加入建設「新中國」，但朱安琪不為所動，堅定效忠中華民國空軍，

輾轉經由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斡旋營救，中共才終於釋放「美籍華裔」的朱安琪上尉。奈何大陸山河變色，朱安琪的父親也催促他帶妻子返回美國，於是他向空軍總部提出退役申請，由於當時兵馬倥傯，空軍飛行員大多將生命奉獻沙場，當時制度不允許辦理退役，時任總司令周至柔將軍體恤朱安琪的處境，以個案方式核予「免職留籍」，因此朱安琪現仍保有中華民國空軍軍籍，是永不退伍的空軍上尉。

朱安琪回到美國，不曾忘記他在中華民國空軍的七年服役歲月，迄今記得他十七歲進入空軍官校，是空軍培育他成長茁壯，於是在美國號召組織「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擔任會長四十多年，每年與算橋校友聚首，民國八十八年十月朱安琪接受邀請，前往美國白宮接受柯林頓總統表彰，感謝他們對世界和平做出偉大貢獻。

民國一〇四年七月朱安琪以九十三歲高齡，返國出席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活動，他的身體十分硬朗，說話中氣十足，並回到空軍司令部演講分享抗戰經歷，勉勵新一代空軍健兒傳承忠勇軍風，捍衛領空安全。

今年的四月七日是朱安琪上尉一

百零一歲壽辰，回憶起七十六年前，他拿到空軍離職證明書，上面清楚寫著「免職留籍」，用以證實迄今他仍有我國空軍軍籍，是中華民國最資深的一百零一歲上尉，他用具體行動履行僑胞的愛國情操，謹以本文感謝朱安琪上尉對國家無私付出與貢獻，並祝福他體福安康，永享天倫。

右圖為第四大隊第二十三中隊飛行員合影，下圖則為朱安琪手持P-40模型的畫面【照片由許劍虹先生提供】。

